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延平故壘背後的往事

延平故壘，乃是石刻，位於廈門集美鎮東南側海邊的延平樓東頭。這裏，原為民族英雄鄭成功固守集美時的古寨——集美寨——遺址。清康熙十八年(1679)，以花崗岩石建於臨海懸崖高處，現僅存石寨門及兩側石牆。寨門高3.08米、寬1.68米、厚0.65米；寨門後、樓房前一側，有兩塊拔地而出的岩石。靜臥的岩石旁，有一尊椰風沐雨、鏽跡斑斑老舊鐵炮；其中一塊較大的岩石上，隸書勒刻着「延平故壘」四個紅色大字，落款：「民國年間」。短短八個字，往事一大堆。

初冬的一天，晴空萬里，陽光明媚。吃過午飯，我一改午休的習慣，從住地乘坐公車，沿着石鼓路南行，在機械工程學院站下車後，經由龍船路東進，步行千餘米，來到龍園路27號。路邊斜坡上，《廈門市「集美寨遺址」文物保護範圍標識牌》，黑底白字刻着集美寨遺址介紹、文物保護範圍、文物保護要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有關規定等。從石牌坊旁，順着台階，拾級而上。抬頭望去，那棵老榕樹，在陽光照耀下，愈發鬱鬱蔥蔥、蓬蓬勃勃，一對情侶旁若無人，依偎着坐在樹蔭下。登了40餘級石台階，穿過集美寨寨門，但見「九十高齡」、多次親近的延平故壘石刻，不知何時周邊已圍上高約兩米、刷了黑漆的鐵柵欄。

石刻，作為一種記事方式，起源於遠古時代，盛行於北朝時期，有着豐富的歷史內涵和史料價值。但凡名山大川、旅遊景點，不同年代、不同作者、不同內容，或大或小、或橫或豎、或雅或俗的石刻，頗有韻味，吸人眼球。而既與歷史名人有關，又有歷史往事的石刻，並不多見。延平故壘，就是這樣一通不可多得的石刻。歌曲《有一個美麗的傳說》中唱道：「精美的石頭會唱歌」，套用這句歌詞，「集美寨的石頭在訴說」。訴說着它可圈可點的由來，訴說着它可歌可頌的往事。

一百年前，陳嘉庚先生在「集美寨」遺址上，建起一座三層樓房，作為集美小學校舍。為發揚曾被永曆帝敕封為「延平王」的鄭成功愛國精神，陳嘉庚將該樓取名為「延平樓」。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了對我國東北的武裝攻擊，全國人民激憤萬分，抗日熱情空前高漲。彼時，陳嘉庚利用自己在馬來

西亞創辦的《南洋商報》(華文日報)上，大力宣傳愛國抗日，組織各種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行徑的活動，極大激發了集美學校師生的抗日激情，在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抗擊侵略者的歷史進程中，集美師生踴躍奮起，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與身在海外的陳嘉庚校主，遙相呼應，見諸於行。是年9月26日，集美各校聯合成立了「抗日救國會」。救國會誓詞中，有這樣幾句：「勤業奮鬥，雪恥救國，援助政府，嚴守紀律，犧牲自己，愛護民國，永為忠勇之國民……」。救國會制定了「組織大綱」和「宣傳大綱」。會員們開展抗日宣傳，組織糾察隊在集美碼頭檢查，嚴禁日貨上岸。

之後，集美抗日救國會通電國民政府及各院長、各部長、各報館，指出：「我國軍備雖不如人，而民氣激昂，磨礪以須，已非一日，背城借一，雖死猶榮。應請政府即行對日絕交，積極備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張我人道之義旗，打破強權之迷夢。」同時，發動師生，聲援和捐款慰勞堅持抗日的將士。單是集美女子小學，一周內就募捐五百餘元。救國會選給在東北抗日前線的馬占山將軍匯去捐款、發去慰勞電：「倭奴蠶食遼吉進寇黑河，麾下血戰重圍，力全半壁，軍聲所播，敵膽皆寒，作干城之模範，實華胄之光榮。感念勤勞，欽遲忠勇，謹掬微誠，特電遙勞。」馬占山將軍覆電：「福建集美抗日救國會鑒：來電敬悉，承慰荷，慚與感，謹率袍澤，遙致謝忱。」

為了武裝自衛，集美學校重新組織義勇隊，分期分批，嚴格訓練，「以養成剛毅沉着之勁氣，效越王十年教訓以報吳仇」。義勇隊隊員的誓詞曰：「余誓以至誠加入集美抗日救國會義勇隊，服從命令，遵守紀律，準備對日作戰，為國犧牲。如有二心，天人共戮。」與此同時，為推動廈門地區的抗日工作，集美抗日救國會選派出代表，深入閩南各地聯絡民間組織，發動民眾參與抗日救亡活動，壯大抗日救亡聲勢。11月24日，閩南地區各民間組織派出代表，在集美學校大禮堂召開大會，成立「閩南各地抗日團體聯合會」，後改稱「閩南抗日總會」，會址設在廈門。閩南抗日總會的成立，有力推動了閩南地區抗日救亡運動。

史料表明，在整個閩南抗日救亡運動中，具



榕樹掩映下的集美寨。 作者攝圖

有光榮革命傳統的集美學校，發揮了中堅和骨幹作用。1932年1月28日，農曆辛未年(1931)臘月廿一，「一·二八」事變發生後，十九路軍浴血奮戰，抵抗進犯上海的日寇。一直堅定「守土之責，義所難辭；犧牲雖大，分所甘受」的陳嘉庚先生，組織華僑捐款支援十九路軍，在匯給六百多萬大洋的同時，致函集美學校董事長、集美學校抗日義勇總隊長葉淵，再次強調：「時至今日，任何人皆應抱犧牲精神，各盡所能，以與暴日抗。希勉勵學生，激勵勇氣，勿畏葸自擾！」受其激勵與鼓舞，辛未歲末，集美學校在延平樓前的巨石上，鄭重其事地刻下「延平故壘」四個大字，藉此表達以民族英雄為榜樣，萬眾一心保衛國土，眾志成城收復失地的如磐信念。

先前的延平樓，主體白灰磚牆。1938年5月，廈門淪陷之後，日軍以金門、廈門為據點，不時用飛機、大炮輪番轟炸集美校舍及民宅。延平樓立身集美南端高地，與廈門島僅一水之隔，目標突出，首當其衝，終遭天降橫禍，毀於日軍炮火。原本生機盎然的延平樓，幾成廢墟，一派淒涼。1950年9月，陳嘉庚先生定居故鄉集美。為協助地方政府，發展家鄉教育事業，他在不遺餘力籌資修建、擴建集美學村的同時，決定重建延平樓，並把它列為重點工程，緊鑼密鼓、親自督工。1952年底，工程竣工，仍取原名——延平樓。

延平樓前，那棵根深葉茂、獨木成林的古榕樹，為寨門撐起一把綠色之傘，形成一道如詩如畫的自然景觀，耐人觀賞，發人深思。我站在大榕樹下，默默凝視着立足大地的延平故壘石刻，當年集美抗日救國會「嚴守紀律，犧牲自己」，「服從命令，為國犧牲」等鏗鏘誓詞，陳嘉庚先生「各盡所能，以與暴日抗」的急切呼籲，彷彿就在耳邊縈繞。聯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以及抗日戰爭等大量歷史事實，我堅信：縱然雄關漫道，任憑風吹雨打，只要中華兒女傳承這種精神，只要炎黃子孫堅守這種信念，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所向無敵、一往無前！

生活點滴

張武昌

菅芒花飄飛

冬季來臨，陣陣冷風吹拂，寒意漸濃，天空中不時飄來白色花絮。此時，小溪兩岸、山坡野嶺上的菅芒花(似蘆葦)又開得旺盛了。

對一個成長在小山村的人來說，沒有被菅芒葉割傷過的童年，是一種缺失無趣的童年。兒時玩「打仗」遊戲，你追我趕，少不了躲躲藏藏，而最終露餡的，往往都是被菅芒葉的鋸齒割傷時疼痛、流血、害怕所發出的尖叫聲。

當時的小孩很多人會玩草編，菅芒草的葉是平行脈，撕裂開可以編織蚱蜢等，所以手巧的孩子往往得到大人的讚賞。

菅芒是叢生植物，根莖發達，一叢一叢的，植被豐盈碧綠成片，還兼具保沙固土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菅芒耐寒、耐熱、耐潮、耐旱，風吹不斷，種子隨風散，落土就生長，滿山遍野都是。每年秋冬，荒林野外，到處都是菅芒花，它狹長帶有鋸齒的葉子，猶如一柄柄碧綠軟劍倒懸在溪岸坡頭，風起的時候還呼呼啦啦響。葉子還是餵牛的主料，秋冬可採割，紮掃帚，織草編；冬可作燃料，成灰後入土還是很好的肥料。

每年從9月、10月開始，菅芒花會抽出花穗，初時整串花穗呈紫紅色，成熟後便轉為黃褐色或灰白色，是秋冬野外最美麗的景色之一。即使是土壤不穩定、養分貧瘠，發達的地下莖讓菅芒花得以存活。有人以菅芒花「無香無味」的特質，比喻出自寒門的貧家女；也有人用以形容「為子女犧牲奉獻的苦命寡婦」，借用菅芒花一樣堅韌而博愛的特質，比喻所有努力生存的刻苦女性所擁有的節操。

鄉野、鄉趣、鄉情，人到中年，遠走他鄉的遊子，思鄉的情緒越來越深。而菅芒，幾乎就是鄉村的代名詞。因為有它，才知天地荒涼。

它在，鄉村便有了鄉村的特色；因為有它，童年的記憶便深深扎根在腦海之中，揮之不去。

那雪白的花穗毛茸蓬鬆，輕如鴻毛般隨風飄飛。岩石四周的菅芒花開得特別顯眼，爬上岩石，找一處稍平的石面坐下，看四周白色絨絨的菅芒花在秋風中搖曳，感覺秋冬的氣息，細細品味與大自然的親近。淺藍的天空上飄蕩的朵朵白雲在眼前悠悠晃動。菅芒花軟軟的、雪白的，一枝在手，輕輕地拂過臉頰，癢癢的，感覺特別舒服。風過之處，如雪花漫天飛舞，菅芒花那小小的像蒲公英般的花絮在陽光中隨風而去，散落在山的角落。

最喜歡在菅芒花綻放的季節，在小溪中間的岩石上玩耍。相較於荒山道路兩旁，小溪兩岸的菅芒花要顯得粗壯整齊。躺在岩石上，看藍天白雲，聽溪水流淌，愜意極了。小溪上的鴨子在嬉戲追逐，偶爾發出幾聲尖叫，把我從夢境般的思緒中驚醒。

菅芒花開了，也是用菅芒花莖紮掃帚的好時機。爺爺是紮菅芒花莖掃帚的好手，他手握鋸刀，帶着我到山邊，用竹竿綁一個小鉤，將較粗壯的菅芒花莖拉過來，用鋸刀割斷，捆紮回家，然後把它擺放在地上，鋪開，晾曬幾天。曬乾後，用小竹竿輕輕拍去菅芒花莖上的花。瞬間，棉花般的花絮隨風飛舞，紛紛揚揚飄向遠方。爺爺坐在樓坪裏，扯去菅芒花莖外面薄薄的一層葉，剩下金黃色的花莖和光溜溜的花梗，整理好花梗，利用花莖本身的韌性，把花梗每隔五六厘米紮一圈，紮成一個如小酒杯大小，再用刀削整齊，一把掃帚就完成了。

每至寒風瑟瑟的季節，我的腦海裏就會浮現故鄉到處都是的菅芒花，雪白而輕盈，隨風舞動。花在飄，心也飄。

來鴻

羅大佳

我和徐懷中的一次通信

6月6日黃昏，我正在家鄉洪雅縣的洪雅廣場散步，忽然接到徐懷中先生的電話，接通後，他要我加他的微信，說有事找我。

徐懷中先生是當代著名軍旅作家，在當代文壇是一個傳奇。1929年出生於河北邯鄲的徐懷中，1945年參加八路軍，曾任昆明軍區宣傳部副部長、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主任、解放軍總政文化部部长、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務。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以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登上文壇，受到著名作家、教育家葉聖陶先生的稱讚。他的作品多次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2019年10月，90歲高齡的徐懷中，以長篇小說《牽風記》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在文壇成為佳話。

我和徐懷中先生是1998年8月認識的，那時我借調在國家林業部工作。認識以後，感覺徐老和他的夫人于增湘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高官和名人的架子。每次去看望他，他不但親切地和你交談，簽名送書，還留你在家裏吃飯。2007年我擔任天全縣文化體育局局長，按照縣委工作安排部署天全縣紅軍文化紀念館時，得到了他的有力支持。2014年11月到北京開會順便去看望他，吃飯時還特地給我做了一份紅燒肉。原以為他認我是年輕人要多吃點肉才做的這份紅燒肉，後來看到相關資料，才知道這是老一輩革命家對下屬的關懷和獎勵。2017年10月中國林業生態作家協會在浙江衢州成立，徐老應邀發來親筆題寫的賀信。2020年4月3日下午，忽然收到徐老題簽的兩本長篇小說《牽風記》，一本贈我，一本送給我年幼的兒子。當時新冠肺炎疫情剛剛爆發不久，雖然得到了控制，但疫情還在，北京

的郵寄和快遞也剛剛解封。寒風冷雨和陰霾天氣中收到這份珍貴的禮物，心中的感動可想而知。

92歲高齡的徐老還會用微信？這讓我感到驚奇。加了他的微信後，他的保姆打開微信視頻，確認是我本人後，說徐老有事找我，會給我發微信。

到底什麼事呢？我心裏七上八下，有點忐忑不安。

沒過多久，徐老發來第一條微信：

「大佳同志你好！你對康藏地區有深入了解，煩你相告，為當地人最為熟悉的有幾種野花？花名、花色、生長情況？有無香氣等等。我擬以當地野花名寫一篇小說，不可隨意編造。謝謝你！」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知道徐老曾經在西南軍區政治部戰鬥文工團工作過，多次去進軍西藏、修築川藏公路的十八軍「代職入伍」，體驗生活，參加過拉薩康藏公路通車典禮，對藏區同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作品中，很多也是描寫少數民族地區生活的。我立即回覆徐老：「據我所知，康藏地區格桑花比較出名。」徐老回覆：「最好多介紹幾種花，便可選擇適合於我用意的。麻煩你了。」

其實我對康藏地區也不太熟悉，只是我工作的雅安職業技術學院在四川省精準扶貧工作中，對口幫扶的是甘孜州雅江縣。去年我隨學院黨委書記李春模去檢查工作時，進行過一次專題採訪。於是我把電話打給雅江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鍾進強，請他幫助。

鍾進強是個年輕的藏族同胞，為人熱情。他給我介紹了藏區高原上生長的達瑪花(杜鵑花)、火絨草、雪蓮花、羊羔花等，從花名、花色、生長情況到藥材價值，都作了詳盡的介紹。同時告訴我，格

桑花是一種泛指，不具體指哪一種花。我將鍾進強的微信轉發給了徐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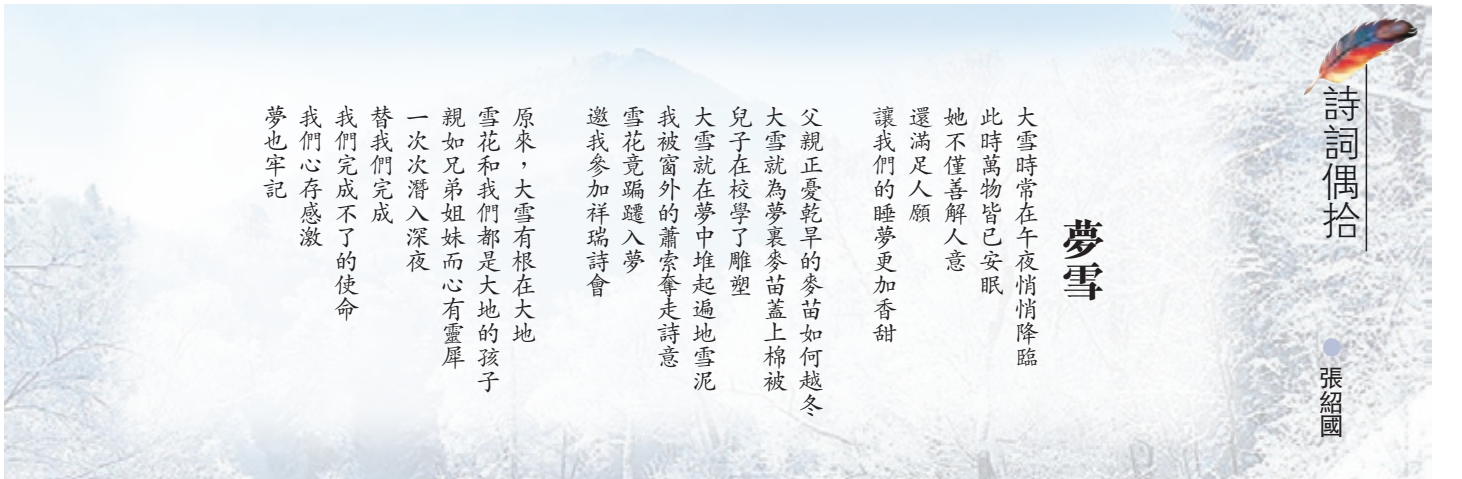
第二天上午徐老發來短信：「請問火絨草是木本還是草本？屬什麼科？是否開花？如開花在什麼季節？有無花香？花、葉、莖形狀是什麼樣？可否發一張照片給我。」

當我將火絨草的詳細資料和兩張照片發給徐老後，徐老回覆：「太好了！再次向你致謝！」

我以為此事可以圓滿結束了。不料6月8日上午徐老再次發來微信：「大佳同志：火絨草是否有花香？前信未給出回答，雖然有無花香，無礙火絨草在藏胞心目中的神聖感，也並不影響我文中對這種野花的借喻效果，但我的行文必須確切無疑。如果此花有香寫為無香，或無香寫為有香，便犯了低級錯誤。故而再三打擾，請予原諒。徐懷中八日。」

當我諮詢到「火絨草沒有特殊花香，有淡淡的草香味，此草具有藥用價值，被用於製作藏藥和藏香」時，把它轉發給了徐老，並附言：「徐老，您問的情況諮詢到了，已經發過來了，您老別客氣，不麻煩，有什麼需要我做的，儘管吩咐。祝您一切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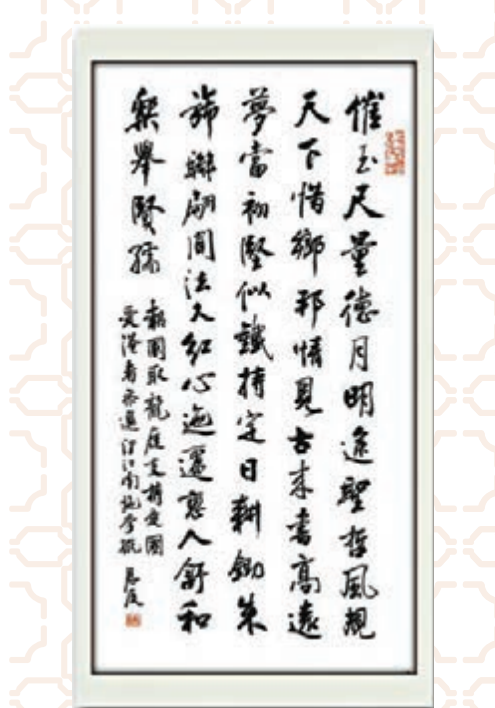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展示我和徐老的通信內容，其實是想告訴廣大從事文學創作的作者，文學的路子只能腳踏實地去寫作，沒有捷徑和坦途可走。以徐老為例，儘管老人家著作等身，名滿天下，而且年事已高，但他還以頑強的精神勤奮創作，並以虛懷若谷的學術態度來嚴謹地處理創作中遇到的每一個問題，哪怕是一個很小的細節。我想，這也是他老人家能夠取得豐碩的文學成果和受到讀者敬重的原因吧。



大雪時常在午夜悄悄降臨 此時萬物皆已安眠 她不僅善解人意 還滿足人願 讓我們的睡夢更加香甜 父親正憂乾旱的麥苗如何越冬 大雪就為夢裏麥苗蓋上棉被 兒子在夢中堆起過地雪泥 我被窗外的蕭索牽走詩意 雪花竟踴躍入夢 邀我參加祥瑞詩會 原來，大雪有根在大地的孩子 雪花和我們都是大地的孩子 親如兄弟姐妹而心有靈犀 一次次潛入深夜 替我們完成 我們完成不了的使命 我們心存感激 夢也牢記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望江南·報國取龍庭 支持愛國愛港者參選 施學概鞠躬

催玉尺，量德月明途。聖哲風規天下惜，鄉邦情見古來書。高遠夢當初。

堅似鐵，持定日耕鋤。朱旆聯翩法久，紅心迤邐惠人舒。和樂舉賢儒。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浮城誌

趙剛

寒梅的風格

宇宙就像一個充滿寒流的大氣球，自秋末便開始默默醞釀，無限充盈，終於在這個鵝毛大雪鋪天蓋地的日子裏，如決堤的洪水，向冬季發出瘋狂衝擊。於是，蒲扇大的密匝匝的樹葉頃刻間變成了禿頂老人，羚羊角粗的枝杈嘩嘩啦啦斷裂墜落，黃牛腿壯的灌木被連根拔起滿天飛。驚心動魄的驚呼聲、聲嘶力竭的哀嚎聲、咬牙切齒的詛咒聲混雜成一片，百花慌了神兒，一改昔時高傲的姿采，爭先恐後地逃進篝火熊熊的溫室中，驚魂未定，呼呼大喘。隔窗而望，眼前的一幕令她們呆若木雞！但見寒梅姐妹手拉着手，肩並着肩，載歌載舞，儀態萬千，漫天大雪儼然是她們表演的舞台，呼嘯寒流儼然是她們激昂的伴奏。唱的是什麼呢？唱的是——料峭寒風百媚生，鬼神神工風骨成。君子不戀三春暖，丹心玉魂照汗青。

天啊，她們是被暴風雪嚇瘋，還是被寒流凍傻了？如若不然，怎麼會大難臨頭而無動於衷？百花心有餘悸地隔窗呼喊道：「寒梅妹妹，外面那麼寒冷，會凍死人的！趕緊進入溫室躲躲吧！」

「謝謝姐姐們！我們不冷，一點兒也不冷！」寒梅妹妹一邊擦着額頭上的淋漓熱汗，異口同聲地回答，一邊在更大的暴風雪的舞台上幸福地舞蹈，在更疾的寒流激動的伴奏中動情地歌唱。唱的是什麼呢？唱的是——冰天雪地徹骨寒，千團萬簇梅花開。孤芳獨賞君莫笑，心似桃李報春來。

快地載歌載舞。雪更大了，從一片一片漫天飛舞變成一團一團奮力砸下；風更疾了，從怪聲呼嘯四面席捲變成瘋狂撕咬毫不留情。寒梅姐妹的錦簇秀髮被吹散，圓潤的肌膚明顯皸裂，但是，她們義無反顧堅強勇敢，美妙的歌聲在風雪中迴盪，歡快的舞蹈令天地癡迷。唱的是什麼呢？唱的是——人生何須萬重愁，千里雲煙一笑收。縱是雪打枝頭俏，猶見霓裳舞神州。天啊，看來她們真的是被暴風雪嚇瘋、被寒流凍傻了！如若不然，怎麼會生死攸關而執迷不悟？百花聲音顫慄地隔窗呼喊道：「寒梅妹妹，外面那麼寒冷，會凍死人的！趕緊進入溫室躲躲吧！」

「謝謝姐姐們！我們不冷，一點兒也不冷！」寒梅妹妹一邊擦着額頭上的淋漓熱汗，異口同聲地回答，一邊在更大的暴風雪的舞台上幸福地舞蹈，在更疾的寒流激動的伴奏中動情地歌唱。唱的是什麼呢？唱的是——冰天雪地徹骨寒，千團萬簇梅花開。孤芳獨賞君莫笑，心似桃李報春來。

而百花呢？一邊將瑟瑟發抖的身子愈來愈近地湊向愈燃愈旺的篝火，一邊隔窗不可思議地問：「她們真的不冷嗎？」